

工作着是美丽的

陈学昭



书名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张守义

工作着是美丽的 陈学昭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2 印数 1—150,000

字数 421,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31 定 价：1.25 元

目 次

前记	1
致读者	3

上 卷

一 海的一角	1
二 柚子树	6
三 可纪念的日子	9
四 海	15
五 旗子	17
六 时代走着弯曲的道路	21
七 幻想	25
八 天之涯	30
九 不速之客	33
一〇 山城、水城、花城	37
一一 马赛一夜	42
一二 一次小小的出卖	45
一三 永恒的记忆	49
一四 试试看	58
一五 拒绝他	65

一六	决定	71
一七	生活	74
一八	爱和希望	78
一九	再见	86
二〇	破碎的河山	92
二一	坐在门槛上	97
二二	女归	99
二三	忆	102
二四	乡居	109
二五	家	115
二六	孤寂的夜	120
二七	欺骗	128
二八	第一次轰炸	136
二九	战争	143
三〇	到重庆	149
三一	路	157
三二	个人和集体	162
三三	苦闷	170
三四	失去的孩子	185
三五	友情	195
三六	往何处去	205
三七	窑洞里	214
三八	天下着雪	227

三九	清算	237
四〇	矛盾	250
四一	离婚	259
四二	体验劳动	265
四三	下定了决心	272
四四	征途	281
四五	工作着是美丽的	286

下 卷

一	又开始了旅程	297
二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305
三	崎岖的道路	311
四	三进延安	320
五	难忘的日子	328
六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335
七	三渡黄河	343
八	缴枪不杀的人们	349
九	崔家坪	356
一〇	女地主之死	364
一一	出乎意料的信	372
一二	行行不再行	381
一三	沈阳、北平小住	391
一四	第一次进厂	396

一五	故乡,故乡	405
一六	一场虚惊	411
一七	在知识分子中	417
一八	盯梢的人	423
一九	水仙的风波	429
二〇	土改前后	437
二一	坐下来的时候	445
二二	狮岭的春天	454
二三	两进梅村	465
二四	再写作,再体验	476
二五	意外的插曲	486
二六	在反右派斗争中	497
二七	死,还是活着	505
二八	不同的人	514
二九	斗门行	524
三〇	农村新事	530
三一	新时代的女英雄	540
三二	故友重逢	554
三三	工作着,的确是美丽的	562

— 海的一角

在通到东海的一角，钱塘江边，有一个恐怕是浙江省里最小的县城——海宁。离城北约有三里地的名唤高家弄的地方，有一座五楼五底的院子，在院子的附近，有两座小小的平屋，再没有别的房舍，这就越发显得院子的大和孤零了。院子的后面是一条通到杭州和上海的河流，院子的右边是一个园子，一个半月形的池子镶着园子的边沿，在河流和池子快要交接的地方，插下了一片竹林，院子的前面和左边是望不尽的无垠的桑树，整座院子隐没在树林和水流当中。人们要奇怪为什么当初这座院子的主人挑选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来居住，如果不是一个厌世的遁迹者，难道是一个怀着隐士心情的怪癖的人？

这个小小的县城，李姓的人家几乎占了半数，虽然他们却还有着两个不同的家源，但这一家或那一家，这一房或那一房，或者以祖先显赫的名位，或者以至今还拥有的财产……种种的特点而惹人注意。

这座院子的主人也姓李：李楚臣。当他死时，他把这座院子，以及还剩下的几个丝号子，和他那远近闻名的绰号“李昆腔”交给了他的几个儿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是一户比较大的丝商，但他并不专心经营他的丝业。他爱好书画，整日与一班书画家来往，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夫人，也因为擅长昆曲而出了名。他的几个儿子，除了长子外，或者早死了，或者不善于经

营事业，弄得几个丝号子倒的倒，闭的闭，再加上日本人造丝的大批涌进，他们以廉价抛售，把整个中国的丝业市场席卷一空，到后来，李家的丝号子，也就象大多数人家的丝号子一样，倒闭得连一个也不剩了，陷入了破产的地步。儿子们只好各自去寻找职业。事业的萧条和人口的衰减好象也结合在一起，从前在这座院子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人语和笑声，如今却变得这样冷落和凄凉。

现在——二十世纪初，这座院子里几乎只剩下楚臣的长子继廉这一房居住着了。李继廉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酷爱书画，不善经营，懒于仕进，也还多少有着些怀明反清的思想。他先后娶过三房妻子，只有第三次续弦郑氏生的四个男孩是长大了，而两个女孩和头房所生的一子同样地是长到三、四岁就夭折了。夫妇俩盼望有一个女孩，可是，女孩子好象特别不易养育。正当继廉六十岁、郑氏四十岁的那年，他们几乎已经不再怀着那个希望的时候，郑氏却又怀了孕。次年三月底，她生下一个女孩，他们给这小女孩取名“珊裳”。但平常，他们唤她做“珊弟”，并给她穿起男孩的衣服，仿佛要表示她是一个男孩一般。因为她来得正及时，家里人都说她一定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子。

珊裳长到七岁，对于父亲的印象始终是非常淡薄的，她几乎想不起一个立着的或是走着路的父亲的模样。她仅仅记得，有几次，家人把她领到父亲的房里，她立在父亲的床前，看见他倚坐在床上吃饭，他还把那煮得烂熟的瘦肉撕成丝，唤她近前去，递到她手里。后来，她很少很少见到父亲了，父亲的房间在她看去是神秘而且忧愁的。接着，有一个冬天的夜里，突然，她被家人从睡梦中唤醒，她们急急忙忙地给她穿好衣服，抱到父亲的房里；她看到父亲睡在床上，母亲和阿哥们都在哭，

她也哭了。二哥拉开床前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只广柑，塞到她手里，并叫人把她抱回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她还看见了父亲一次，父亲已经换上了新的衣服，盖着新的被子，笔直地睡在一张床上，帐子已经除去，头和脚两端燃着蜡烛，床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供着一些物件，这是父亲的最后的形象。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母亲对于她，特别显得慈爱和可亲了，她和母亲是寸步不离的；夜里，她总跟母亲睡在一头，听着母亲讲各种传说和故事，直到沉沉睡去。这样，她在慈母和严兄管教之下，一天一天地长大。四个同胞哥哥，最小的也比珊裳大七岁，出于责任感，或是出于真正的热爱，对于这个独生的小妹妹，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也没有骂过，就是一个不好看的脸色也难得给她看过。虽然这样，珊裳对于哥哥们，却怀着极端的畏惧，她总是担心着怕做错了什么事，犯了什么过失，要受到不可想象的责备，内心深深地羡慕着男性的权威和尊严。

她很久都不能忘记那一次，她的心真正被一种遭受处罚的恐惧所震慑。当初冬到来时，家里的男工便要到池子边去割那长得有一个半人高的荆棘，它们的形状好像是细长的甘蔗一般，把它们割下来，束成一大捆、一大捆的，晒干后打成结，作为燃料。

“看！唐伯伯今天早晨又拿错了一把镰刀，把那弯柄的倒带去了！”三哥的奶娘在走廊上自言自语地说着。珊裳最喜欢到池边去转转，但常常被家人禁止。她想，和唐伯伯在一起玩，说不定还可以捉鱼呢，家人正在忙乱着准备午饭，这是多么好的机会！乘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刻，珊裳说：

“我来把这柄镰刀送去！”

“也好。”奶娘想了一想，说，“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不要紧，走到池边叫一声就是了。可是你不能跑！”珊裳走出大

门，好象脱了缰的马一样，飞奔而去。

唐伯伯在池的一端，最尽头，一块低洼的地方。“你不要下来！”他远远地听到她的喊声，就制止她说。“这里有蛇，有蜈蚣。”唐伯伯又威胁她。“你把镰刀投下来就回去，从这里投下来！”他站在一片密密的荆棘里说。珊裳便把一柄镰刀从一条荆棘缝里投下去，兴趣索然地走回家来。

唐伯伯差不多和她同时也回到家里，她看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血直流到鼻梁上。“这是怎么的啦？今天你在杀猪么？”一个年青的女佣人和唐伯伯开玩笑。

“没有什么，我给刺藜弄破了点皮，给我涂点止血药。”唐伯伯回答。

“给我看，这是镰刀割破的。”奶娘走近去，看了看说。

“这是怎么的？”二哥从坐落间里出来，问，“怎么镰刀会割破头？”

珊裳望见奶娘皱着眉头，心里想：“为什么要隐瞒呢？是我做的！”于是，她说：“刚才是我送镰刀去的！”

谁知二哥听到这话，什么也没有说，转身往里走了。

过了一歇，奶娘把珊裳拉到厨房隔壁一间女佣们干活的地方，叫她坐在一只小竹椅里，脱掉她的鞋子，说：“他们叫你想想看，今天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都吃饭去了。起初，她因为不知道要受到怎样的惩罚而害怕；接着，她被饥饿食欲的引诱而苦恼着；最后，她沉入了悲哀，她觉得受了冤屈，他们把她看成这样坏，以为她故意把镰刀投到唐伯伯的脸上。人与人之间是不可了解的，人是可怕的，人是孤单的；懂得自己的只有自己，就是语言，对于人们彼此了解的帮助也是有限度的！珊裳有这么一种模模糊糊的感受。

突然，她也顾不上是光着脚，只穿着袜子，走过了一条平时她很怕走的暗黑的弄堂，跑进一间靠近园子的安放破旧家具的屋子。黄昏的时候，她被家人找到了，她蜷缩在一只破旧的方凳子上，饥饿而疲惫地睡着了，他们把她抱到母亲的床上。

平常，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给予她的照顾是很周到的，凡是他们有的，也必有她的份。但在她的精神上，从很小的时候，她就感到重重的压力。他们按照父亲的愿望，不象当时一般人家对待女孩子那样地去给她缠足穿耳，他们让她受教育，九岁时，他们把她送进了本县的第一小学。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珊裳日渐长大：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她没有听到过责备，如象说：“这件事做得不好。”也没有听到过赞许，如象说：“这件事做得还好。”她很少、几乎是没有得到过什么直接的教导，她只能从家人的声调、脸色来猜测人们对她的意见，而她所见到的、所猜测到的东西是简单的：只要用心念书，功课的成绩不太差时，他们不会对她有什么意见的；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使母亲和哥哥们满意和欢喜；除此以外，她就不再注意人和人之间有其他的不同程度的亲疏关系了。在这太简单太理想、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的教育以外，珊裳凭她自己那种天禀的自然倾向，感受着周围现实环境的反应；从对家人日常行动的观察、模仿，从书本里，从听说的故事里，给这种教育以种种补充。于是，珊裳渐渐地具备了一个明确起来的个性：天真，爽朗，快乐，敏感而又憨直，却不爱多说话，她有那么炽烈的热情，而她那一双象海一样深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象时刻在找寻什么出奇的东西。

二 柚子树

县立第一小学是城里最早男女同学的一个小学校。四个教室环绕着一个小小的池子，池边有好几棵大柳树。小学生们从外边进来，先穿过礼堂，跨上一座长板桥，走到桥上，可以看到正对着桥的是“至圣先师孔子之位”。每天，小学生们进教室之前和放学回家的时候，经过这一间屋子，必须在牌位面前行一个鞠躬礼。但如果正碰到教室外边没有教员走过，他们中有的也就免去了这一鞠躬。

已经摇了上课铃，二年级，人数最多的一级，七八十个学生，象一窝蜂似的，乱糟糟闹成一片，有的拖凳子，有的找笔，有的叫，有的喊，只有一个女生，规规矩矩地、静静地坐着，微笑着注视着这每天有好几次的热闹。

杨先生的皮鞋声，咯吱咯吱地渐渐近来了，教室里立刻肃静起来，大家毕恭毕正地坐着，个个朝着讲台望着。“咯，咯咯，”杨先生咳嗽了两声，走上讲台去，在一张靠着讲台的椅子上坐下。最初的紧张的一刻过去了，有的小学生轻松地透了一口气。

“朱之庆！”杨先生的喊声打破了沉寂。大家睁着眼睛，竖起耳朵，坐在后排的，急忙偷偷地把书本打开一条缝，临时抱佛脚，悄悄“咕哩咕噜”地念着。

朱之庆是一个顽皮的小家伙，诡计多端，在运动会里，得到过“出奇制胜”的旗子。他皱着眉，拉长着面孔，走上讲台，立在杨先生的右边，面向黑板。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曰……王曰……”

“啪！”杨先生拿起戒尺，重重地拍着桌子。“牛坯！”他拉着朱之庆的耳朵。“背了两句就接不下去了，你这芋头！”一个拳头“托”地在朱之庆的光头上敲了一下。课堂里“嗤——哈”地起了一阵笑声，杨先生又拿起戒尺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整个课堂重新静寂下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都管朱之庆叫做“芋头”了，大约因为他长着一个大头，却有着一只小小的脸孔，一个尖尖的下巴。曾有一次，一个同学在他和他争吵的时候说他象一个芋头，于是“芋头、芋头”就都叫开了。

朱之庆却有一种坚持的精神，不管杨先生怎样骂，他好象一个口吃病患者，结结巴巴，一个字一个字地拉长着声调，重复着杨先生提的一字一句，最后，总算是背完了。

李珊裳坐在第一排第二个座位上，心“咚咚”地跳着。“今天一开头就拉耳朵，一定都要倒霉了，会不会叫着我呢？唐伯伯说今天家里有客来，是谁呢？……”

“李珊裳！”

李珊裳出神地望着窗外的柳树，坐在她旁边第一个位子上的刘琪，提醒了她一声：“李珊裳！”

李珊裳惶恐地走上讲台去。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曰……”往下，她再也记不起来了，虽然这些东西她在家差不多都已经背过，这时候却连一个字的影子也找不到，忘得一千二净，只是着急。

“嘿！”杨先生吼了一声，“下去，等一刻再背！”

第五个人背过以后，又叫到李珊裳，这次她更糊涂了，她抖颤着，只背了第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她显得恐怖而绝望。

杨先生骂了一句：“你不用功！”叫她下去。

第二个位子空了很久很久。当李珊裳一场大病好起来，重新回到学校里时，大家以为她不再上学了，位子上已经坐了别的人，她被安排在末排的一个位子里。

座位是按照学期考试的成绩来排的，过去的学期她都坐在刘琪的旁边，他们虽然交换每次的作文卷子看，但很少讲话，她是对谁也不理睬的，而刘琪是一个沉默的冷静的男孩。可是，位子是邻近的，她和他讲话毕竟还算是最多的了。

她记得他的一个特点。当男孩子们去上体操的时候，这个大课堂里只剩下李珊裳一个人，有时她也跟着男同学们到操场里，站在一边看他们上体操，但常常她只好独个人在自己的座位上无聊地坐着，等待时间快点过去，同学们快点回进教室来，快点放学回家去……“哄”地一阵，男孩子们回进教室来了，跳着、吵着、闹着，不大说话的刘琪，也大声地和同学们说着话，两只手撩起长衫角，一边耸着他的腰弯，好象有什么东西会掉下来似的，她看着这个姿态，总觉得好笑。

现在她回到学校，好象第一天来上学时那样地生疏了，只有杨先生的那依旧是“咯吱咯吱”的皮鞋声，是惯常的，她还象从前一样地受着惊吓。

这一次是上国文。杨先生把课讲解完了之后，问：“有不懂的没有？”随即走下讲台。他在教室里踱起步来，在这个或那个旁边立一歇又走，走着，走到李珊裳旁边来了。她害怕得一双眼睛只管望着书本，杨先生却把女孩子的书拿起来翻了翻，然后放下说：“你向刘琪要他的作文卷子看看，能把脱落下的功课补起最好。”

打过下课钟，刘琪拿着他的作文卷子，走到李珊裳的桌子边。“你怎么啦？”他带着同情的口吻问，“你可以看到下个星期一。”

“我病啦！”李珊裳接过作文卷，回答说。

男孩子们一哄地走出学校去，在路上三五成群地走着。李珊裳同着她家的唐伯伯慢慢地走，仿佛故意走在男孩子们的后边，离得远一点。走到小放水桥头，刘琪立在自己的家门口，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同学们走过，瞥见了李珊裳，他微笑着，象是招呼又象是没招呼。

大门“嘎”地开了，刘琪走进家门去。

她每天上学放学两次经过刘琪的家：一棵柚子树，绿的叶子，两三支树杈透出墙外。每次她望见这棵柚子树，在她心里仿佛增加了一件什么新奇的东西。

在假期里，刘琪常常跟了他的哥哥到她家来找她的四哥在池子里捉鱼。因为传统的封建习惯，他们来时，珊裳便不能跟她的四哥一起去捉鱼了。他们还在她家吃饭，不过是在外边房间里吃的，她见不到他们，但她能听得出他的说话声，也仿佛看见他的侧影——他从操场回来时耸着腰弯的那个影子。

在小学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珊裳又和刘琪同坐一张桌子。

当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唱着：“忆吾自入学而就业兮，转瞬间已四易春秋。幸恩师教诲之循循兮，俾吾曹学业稍有成就。声相应，气相求，何忍与诸同学遽分手？歌一曲，诉离愁。愿他日，吾母校，如松茂。”他们大声地唱着唱着，好象唱着挑战的歌。

三 可纪念的日子

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

风暴已经从上年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五月四日，由北卷

往南来，小小的海宁城，也弄得沸水扬天了。老年人谈说着从前乾隆下江南到海宁的那一个景象：有过那么的热闹，把男女老幼都推到街上。显然，这和乾隆下江南一点没有相似之处，但老太太们却偏偏欢喜从那热闹的场面里引起一些不相干的回忆。

早上九点钟，大街两旁的居民和路上的行人，站在大门前，看手执旗子的男女学生，排着队走向城隍庙。“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他们激昂地走过，高呼着口号。两旁的人目送学生们走过，顿时严肃起来，显出激奋的神气，有些商店里的年青学徒，跟随着学生的队伍，一同走去。

学生们齐集到城隍庙后，便举行一个纪念会。带头的是这三个学校：第一男高、县立女高和商业学校，以下是第一小学、第四小学……各个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在一起，组织了这个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会。纪念会的节目，先是学生和教员们的演说，接着演出《朝鲜李完用》——他们自己编的一个话剧。会后，学生们分成各个小队，到大街上去讲演，劝导商人抵制日货；商店里的伙计则带着一种自发的同情心来听着学生们说的话。

李珊裳背后第一次没有了唐伯伯。她和两个女高小里的同学、三个只知其名而不认识的男高小里的同学，编成一队，在北门一带挨着每家商店去讲演。她第一次觉得除了念书以外，自己还能做别的事情，小小的心灵，充满了高兴，充满了骄傲。

她还没有什么理想，但却已有了极明确的好恶，她是时刻准备着以全副的好心来帮助弱者，来安慰苦痛的不幸的人的。她常常怀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概，她最憎恶和鄙视

的是官和那些说谎话的人，以及那些流氓。官，在她想来，没有一个是清高的，不是贪污，就是奸邪；好官虽然有，但他们总是得不到好结果，所以一个好人千万不要去做官。她深刻地记得母亲对她讲过的关于年羹尧的故事：在一个黄昏，满清皇帝把他降了十八级，从一个大将军降到更夫；皇帝还不放心，最后取去了他的头。她抱着一种憎恶而敌视的心情看待男人，不仅仅因为做官的都是男人，他们代表着权力，他们的权力象天一样的高而大，遮盖着整个地面；他们还常常是恶棍，是“中山狼”，是女人的灾难。然而，女人既然极难逃出男人的权力，又怎样能逃出男人的灾难呢？除了独身主义以外，她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她看到同族中的比她年龄大的女孩子，嫁出去以后，没有一个是幸福的：有的丈夫赌博，有的抽鸦片，有的嫖妓，而大多数是娶姨太太。所以，当她看见一个少女坐进花轿，抬出娘家的门，她就起了一种送丧的心情，好象是抬出一口棺材。

在平时，从母兄的谈话里，以及他们的暗示中，更助长了她的这一种想法，他们相信：如果自己的女儿、妹妹嫁出去，没有一家人家能够使她比在自己的家里更幸福，人们要拐骗她，虐待她，糟蹋她，她会吃种种的亏。他们把亲戚人家的说媒提亲统统谢绝了，说：“现在新时代，女孩子只要自己有本领，可以不嫁人，珊裳是我们家管茅厕的！”

她怀着一种冷漠的甚至于瞧不起的心情来看待那些和她一般大的亲戚中的男孩子们。她想着他们大起来，将来免不了总是些官、恶棍、流氓……如果男人不是属于这几种的一种，她以为那是偶然，那是奇迹。但也有个别男孩子在她心里是愿意另眼相看的，她希望他大起来不成为官，也不是恶棍，也不是流氓……当她每天上学校来回走过刘琪的家，远远地望见那透